

老子集解

乾

共二冊

內閣文庫

圖書號 16503

冊數

圖書印

書

子三百三十五
一六五〇三
全三號

老子集解序

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溯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于桀度老子之道則粲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

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

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知天也。言陰陽

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它哉。作

者既皆已沒景響什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
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
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祥符高叔嗣敬題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廼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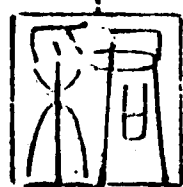
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
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閒有
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
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
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
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
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
盖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廼知昔

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

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卽同乎天道而不亾。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

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
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
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
書學者恒病其難讀盖其辭約其道大所謂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
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
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閒文義之小者儻
有未盡若夫揚摧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

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有欲求
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自
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
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異世之
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



老子集解上

大寧居士薛蕙

道經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故或稱道德經云吳幼清

曰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為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廼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傳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為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為若道可為者乃

有為之事非常道也道本無名若名可名者乃有形之物非常名也蓋無為者非為之可為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可道如禮無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言無名有名並指道而

有名者道之用也道體虛無未始有物無得

而名矣神化變動自無而有乃名於有矣虛

無之理先天地生此所以為天地之始也及

其有也則萬物自此而生此所以為萬物之

母也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

異於可名邪夫有名者非真有形也特對無

名言之而以為有名耳且謂之萬物之故常

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欲如性之欲也之欲

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爲復反無名是卽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卽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常與妄相反常則不妄矣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之理迺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非真常之謂矣故無爲而順其常者至人所以全其天也上有爲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此兩者同出而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通結上文兩者

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矣

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

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無它民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爲異也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爲美由有不善始知善之爲善及世益衰美善益著蓋惡與不

善至衆而美
善至寡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

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喻美惡善不善相形

而有傾不平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爲爲事教以不言爲教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下化之不善之習變而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上善之俗成矣

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以下因言聖人功成不居之事作猶生

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嘗私之爲已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已利至於功既成矣終若無與於已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

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已矣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不居其功故

有功居之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尚賢其當時之賢者則亦

居其位而未嘗以為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為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

不貴難

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

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懋遷有無凡

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

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

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感於可欲使心不亂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

則無不治矣。

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

屏紛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性恬淡而無所思慮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為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於物而迷其初殫多欲以自累使民無知無欲蓋反其本而已知者好生事以擾天

下知無為有為之損益則懼而不敢妄為矣
安人之道莫善於無為故為無為則無不治
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沖不盈皆

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
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
一而不變蓋沖虛者其
常也淵深也宗主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挫其銳者摧挫芒銳
用柔弱也解其紛者

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
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

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
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子謂有所從生象似也帝天帝也天者

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大帝之先此莊子所謂
自本自根也老子之書於此義徃徃言之非
直贊美夫道也
蓋其致意深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

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
於萬物任其自生自化天地何容心焉聖人

之於百姓亦如是耳
大仁不仁此之謂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文義不相屬疑連下二

句別為一章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
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
鼓橐者也屈竭也天地之間有至神之物當
其虛也非真無物有而不可見耳當其動也
其出不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橐籥正相似
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多言數窮不如
有無下章之谷神皆此意也

守中

數色角反○數屢也窮極也承上文而
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為亦非言

之所能盡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屢
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已

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牝者言為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而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

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遺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

玄牝則讀牝為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或者乃隨語生解既釋玄牝復指一處為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

天地則包萬物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

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古為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

神而別為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指也夫關尹子之言盡之矣顧自莊列之後未有能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至哉言乎蓋即谷神之說也嘗為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

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
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為神也非通神
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

自生者自私也不自生者無私也夫道無私也為道者貴生而

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道莫若不自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且不自生則無為無為則其神凝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為有為則其神妄動而不息是反自傷其生矣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天地不

此解為未
省

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
其身以法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
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
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
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
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
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
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
竊弄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為然迺今觀之
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
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
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闔闢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矣

幾平聲○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

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底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歧嶢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

居善地心善淵與

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

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

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夫惟不爭故無尤者尤過也凡所為爭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盖屢嘆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音已

以○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廼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理之易見者以况下文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履盛滿之勢顧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

而不能守其富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之序功成者退

惟大人為能法之若夫功成不退復何為也老子之書往往以天道為宗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去聲○載承受也營猶熒熒精明之意

抱持守也一不二也用志不分者其神常存矣按古者言魂魄或合而言之如左傳心之

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如左傳人
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天氣為
魂。地氣為魄。鄭康成謂口鼻之嘘吸為魂耳。
目之精明為魄是也。竊謂此數說者。惟心之
精爽為近。是而餘說各有未安。又左氏曰。天
奪之魄矣。楚辭曰。魂識路之營營。以此見古
者或專言魂。或專言魄。義亦專氣致柔。能如
相通。此云營魄。即魂之謂也。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曰嬰。朱子曰。專氣致
柔。看它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夫專是專。

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
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

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條除玄覽。能無疵乎。

條洗

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
為極摯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

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胸中而為真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

愛民治國能無為

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為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

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為此乎

天門一開

一闔

言聖人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

雖曰一動一靜然

靜也

猶夫闔也

聖人之道雖曰一動一靜然

當以靜

者為本

明白

四達

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

聰明無所不見

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用此道

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長上聲○通結上文畜

患在於有爲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
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
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
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
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
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或曰此六句
獨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

章首營魄說者不一按楚辭載

而上升蓋專指爲魄也朱子之註亦與逸
同但訓載爲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
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使魂
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

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竊謂
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
而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
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未必然也又
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
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宅章有獨言抱
一者其所謂
交媾者何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埴音

音埴○輻輪輳也轂輻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

也。埴土之黏者，牖窗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方行去聲。爽差也。人之耳目本聰明惑於

女聲色則有若聾盲之患口能別味移於五

味則不知飲食之正心本靜也耽於淫樂而

發狂行本善也累於貨利而不終此皆不察

內外之分不明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

取舍之術者也。彼取此爲並去聲。爲腹者內養其神可長。

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

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種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

寵榮也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為辱也人之累

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若身

患憂也無貴則無患有貴

而慮失之則有患貴所以為大患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為累矣

何謂寵

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

驚

寵者仰於人而非已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惟無寵者人莫能貴賤之寵非為

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

為去聲。○有身故有患。能無其身。患將何有。言身為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

之所以有憂者。貴為之累耳。使其遺貴而故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

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者。可以託天下。

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

無擾乎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未肯以其身為天下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為患。此所以重為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音搏

搏混上聲○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詰

察也視之不見者無異於聽之不聞搏之不

得者也下二句之意放此故其上音不不音不其下

三者不可分別合而為一

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明也○繩眾

多也無物其本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是謂

不加晦動而為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

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後有狀之狀有像之像者物

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者

道也物以形器而可見道以虛無而不測惚
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
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無執古之道以御
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觀其對今之有
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
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人之應
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
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為
真宅以有事為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不
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
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
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無以應
奇常業事
守其虛也

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絀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氏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况其深遠之意乎？○澹瞻通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爲之容

強其文反○通者不滯礙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

所云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

其若濁

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

完貌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

也皆所謂強
為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

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

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
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清非靜則濁之
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
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斃
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
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
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廼保此道
可以從麤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

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上言始

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
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惡也敝缺

者至人之所貴新成者世俗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願爲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

虛不靜亦甚矣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蓋未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管子曰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閒惟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復不潔則神不處

反也言物之動終則反本也欲明守靜之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廼詳言之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芸音云

動貌根猶本也命者道賦於物有若命然也動始於靜凡物之動必復反於靜以靜為本故也此歸根之所以為靜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為復命乎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承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萬物之理固不當專指草木矣復命曰常知常

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天地之閒惟性命之理為常自餘皆變而不常

者也得道者抱神以靜雖死生之去而不得
與之變以能復其性命之理是以常也不能
復命遷化流轉豈有常也妄作亂動也知常
曰明則不知常之惑可見矣不知常妄作凶
則知常之貞
吉可見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

心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為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道者功被萬物其神明虛靜而不變雖

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茲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知有之

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

人以大道爲治

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

人以其效如此故天下一欣欣然親之

其次畏之

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閒矣

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蓋其次侮之又其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

爲下侮之至此信不足有不信太上之無爲則智力復窮矣

有爲其本末得失之故未易知也惟明道之君子廼能深信其必然衆人知不及故信不

足信不足故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

曰我自然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太上之君重其言而不敢輕易

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

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

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行也民無相棄安有

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世皆以仁義為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

智慧出有大偽

民之質矣二用飲食智慧之

至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蘇子曰

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

昔老子之言以道為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為至儒學之絀

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為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為而後然

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卽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卽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

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
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
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毅梁傳曰仁
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
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
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
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民之爲生豈患聖智之
不足而厚生利用之有

闕哉惟聖智出而穿鑿以生事其始也爲利
小其弊也爲害鉅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之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
仁義出而彌文作民將取於形跡近於名譽

文不足

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

曰絕仁棄義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民之始也

民復孝慈

之患惟智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

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附著也

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廼文不

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

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

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

足審矣聖人知文飭之弊故見素抱樸少私

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

見素抱樸少私

寡欲

見音現○物無飭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飭也抱樸者內全

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爲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

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

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飭也。其

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夫彼而取此。所爲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蹙舍於人。廢滛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絕學無憂

古之君子其學以求性命之理性。命之外無所用心。所謂爲無爲而

學無學也。及其失也。化而爲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其實無益而反增其憂。夫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絕而不爲。

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
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
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撓性，內愁
五藏，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
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
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
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
冥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幾何？唯，上聲。○唯阿，皆應聲。幾，何不多也。言
一則為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
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
之際，以求免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於不善乎。

央哉

荒遠也。央已也。因言唯之與阿故遂言

凡人所畏者皆當畏之。其事蓋甚遠而未有窮已。不但如應

對之一事為然耳。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

春登臺我獨泊兮

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

熙熙

喜樂貌。泊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兆之微。圻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言眾人貪於外物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然未嘗萌動。如嬰兒之未能孩笑者。不知眾人之樂為樂也。上言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儆戒之常。而好樂者眾人之貪欲。乘乘今若無所歸。乘乘不住著於之志也。

者性本無所歸也。下文義並放此。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然得皆妄也。無所得，迺得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悶音門。○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昭昭

明白察察，分辨所謂爲智，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也。悶悶猶憤憤，若昏悶，明道若昧也。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若晦，昏默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無所

依止也。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

食音嗣。○以爲也。古者謂都爲美野，爲鄙言衆人皆有爲我獨頑頓。

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爲，而我之所爲也。吳

幼清曰食毋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口食母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

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恍惚窈冥

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妙者曰精上言大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則實有物甚真謂極真實而無僞有信謂有信驗而不惑予觀

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真斷滅而無物邪蓋不難知矣論者徒譏老子為虛無之學不亦異乎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

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即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未有不逝者故此道獨名不去耳此通上文以終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文之所云也

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毋則知其子矣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

窪鳥爪反。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

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敝

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為紀。是

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

即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放此吳幼清曰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

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

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為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

為天下式

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為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

於一而萬事畢故
足以爲天下法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見賢遍反。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衛露也明猶

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爭者由於有我是果足以上人乎聖人不爭唯無我也德莫加於無我天下其孰能與爭邪古

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

抱一爲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

希無也自然無爲也希言之事宜

者能深思之則自當有見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風飄

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

暮爲終日不能久者不終朝不終日是也飄

風驟雨迺剛躁有爲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

以天地之大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

而不能久人而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

行之其能久乎

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無爲之謂道爲善之謂德過差之謂失虛無恬

淡寂漠無爲從事於道者也同於道亦如道
之長久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孝弟忠信
樂善不倦從事於德者也同於德亦如德之
言善矣反道背德安於危亡從事於失者也
同於失亦如失之凶醜矣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感應之理各以類至古語
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
有不信得失之應象其行事此理之必然者顧其理難知信不及此則有不信耳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餘食贅行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跋企通○舉踵曰跋張足曰跨

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美不能有終也其於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行去

聲○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所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此物情之所憎惡有道之有功而卒可醜也此物情之所憎惡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抑嘗聞之聖人有功而不伐人直以爲恭讓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性之體未始有物則無我迺其固然者其有我我也人心之所生耳聖人知天性之無我是

以去功名而不居。蓋我尚不有。而況於有其功名乎。莊子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渾。通。先。天。地。生。豈有生乎。原之於前而無始。

則要之於後而無終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

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

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為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強其

○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

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

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為之

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大曰逝逝曰

遠遠曰反強為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

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不足以盡之

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

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

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道為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者之所以為大也

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為億兆之主王亦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真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

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清靜而常無為因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廼其指趣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為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法地者令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

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

校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

是以君子終日行

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君子士大夫稱古者吉

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
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

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奈何萬乘之主而輕躁者君子莫之肯爲也。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謂龍明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謫音摘鍵巨偃反○瑕疵也謫過也籌策計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也凡人能行而不免軌轍之跡能言而不免瑕疵之失能計而不免推筭之煩能閉而可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渾然而無跡善言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乎足以爲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是以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是謂襲明

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喜其

同已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愛也夫如是則其所棄之人物亦多矣惟聖人者其心無私其教無類凡天下之人物聖人常善救之故未嘗有一人一物爲聖人所棄而不救者也襲重也襲明猶言重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助也善人者非獨善而巳固人之儀表也不善人能效其所爲則可改其不善而入於善此善人所以爲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耳善人能收而教之則亦各有所成就而善人復獲其用此不善人所以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爲善人之資也

迷是謂要妙

善人不善人之師若不善人顧自絕於善人不知親附以求益

是不貴其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若善人者
棄絕不善之人不知愛惜而教之是不愛其
資也二者之所爲皆過矣雖曰智者未免大
惑也是謂切要之道顧微妙而知之者寡耳
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
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孰有切於
此哉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復並扶又反○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
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天
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
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
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
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
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
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
者柔弱晦昧卑下固恒久之德也忒爽也足
全也無極猶無窮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
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
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
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
爲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

取而為器

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其樸散而為器，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譬喻之辭。

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為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眾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眾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為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聖有所否，況其下乎？樸散而為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為有司，各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

兼也是故樸散而爲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也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爲
也聖人如用之其爲官長而不爲有司乎凡
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全彌虧矣
故大制不割卽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上文
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
而樸散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

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廼以有爲而爲之此不可得天下之治已蓋天下之爲物也

猶夫神器非人之所能爲也故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執之則乖通變

強或羸或載或隳响音許一音虛○此言天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
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若
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儒
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
復過此老子
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
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
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
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
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
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
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

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在言之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聲還

旋通。○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怨，鬼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言宿兵不解，農事廢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所致。善者果而巳，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也。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決果

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

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不道早已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而能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

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也

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則貴右

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矣

此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澹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非君子之器如不

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為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憐恤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
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申言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之意禮吉
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
左上將軍處右是廼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
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
之皆行尚
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常無名然
曰道者無名

之強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
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其尊而無上也
侯

始制有名
名亦既有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

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

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

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

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

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

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

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

或櫓巢營窟或上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

天下之名因事

優多

初吉終亂
慮

或慙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飭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寢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化而奢。質者改而華。辱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咎在徇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爲粉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治之。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蘇子曰。

江海之水鍾也。川谷之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侯王。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鑒。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惟能自知其性者。此天下之至明者也。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惟能自勝其私意者。此天下之至強者也。知足者富。雖有有餘之富。而恒

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澹
然無欲隨所有而裕如也可謂富矣
强行

者有志

不能强行者其行多廢其志不足稱
也惟强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

厲可謂有
志者矣

不失其所者久

物各有其所失其
所者亡得其所者

久物皆然心為甚不離於真者不
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死而不亡

者壽

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而不亡

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
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

言也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
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

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
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

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之所當辯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可左右者言其無所不可

舉左右以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

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

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迺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

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

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

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

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養之必爲

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養之必爲

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漠然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是歸之然終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之心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此其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

執守也大

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徃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

也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廼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歛闔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

者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柔勝剛

弱勝強

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

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者喻國之威武

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觀武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

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

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可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爲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以動而有為
順物自然而
台私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常無爲然天下之物

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卽此意也昔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予觀老子之言正與易合而程子與一不與一其論近於不平矣其曰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用其私心未免有爲者之弊老子之意本不如此不知程子何據而言也夫至人靜而無爲有不待言至於動而應物則又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是亦未始有爲也故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已世之私意小智之人固有

鎮之以無名之樸
不欲

如程子之所訶以之議老子之
道而語至人之心殊不然矣
王侯若能守

萬物將自化

無為自化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

下將自正

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承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

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辯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之心是猶為有欲也故亦必不欲迺為恬靜之至耳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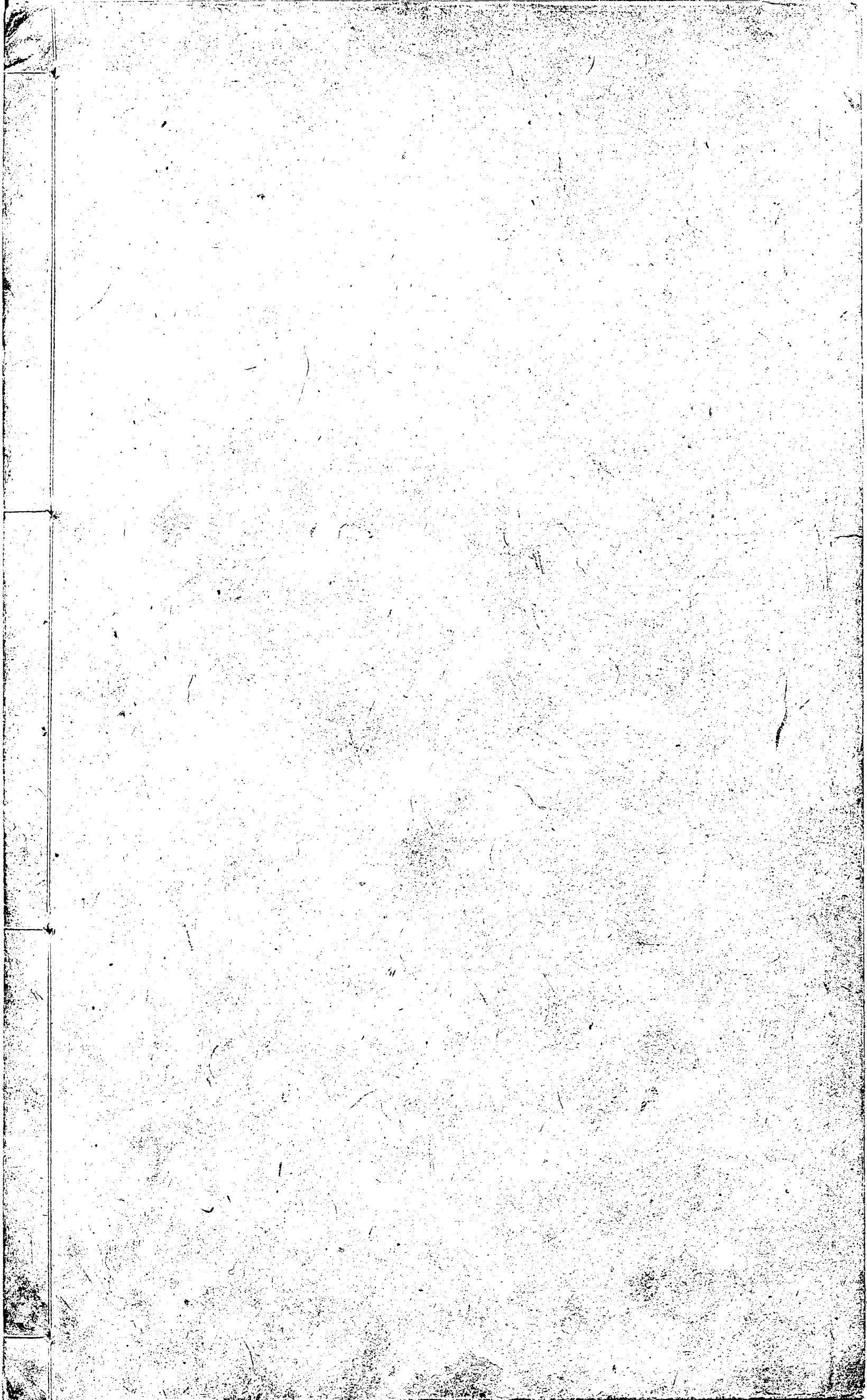
右第三十七章

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

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爲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爲治者惜哉。其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爲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容有致飭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

其間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虜
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
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
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
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老子集解上



老子集解

坤

風閣文庫

16503

子

老子集解下

大寧居士薛蕙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

之而有以為無以為謂無所為而為上仁為

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仁薰然慈仁汎愛

兼利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為而為之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

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仍之

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

爲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
荅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
來故其弊必至於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爲尤
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
蓋不足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有至德而不自德者道也
惟其有心則淺薄之漸而道之賊也故曰失
道而後德德雖有心猶爲渾厚及德衰而有
仁則親愛之私益著矣故曰失德而後仁恩
懷不足以義服之故曰失仁而後義義不能

服羈縻以禮勉強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
故曰失義而後禮夫道四降而至於禮廼德
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
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嘆哉
夫禮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禮未必無忠信而廼忠信之薄也非以爲
固自亂而廼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苟極其盛
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寢
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
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
揖讓適所以爲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
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廼道之華也
非以爲愚而廼愚之始也夫道之真務養其
神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

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
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
將狃之役神於外廼迷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

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承

華薄而言大丈夫猶言大人也禮者忠信之
薄前識者道之華此中人之所守爾若夫忠
信之至自然動物大道之極無
知無欲廼大丈夫之所從事也

右第三十八章

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竊謂
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
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
去本寢遠而為德寢異矣豈誠分而為五

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廼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旣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

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夫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

之行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

天氣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

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故曰爲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爲也天

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

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爲貞而

貴高將恐蹙

蹙音厥○發動也蹙什也天無以清蒙上以清而言天得一以

清無以清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清也以下意並放此故貴以賤為

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

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故等夷耳庶民歸之自

匹夫而為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為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為基本也

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數者皆窮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

名者不忘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為本耳吳幼清曰先云

賤為本下為基後但云賤為本省文也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瑑

瑑如玉落落如石

數上聲○致義未詳疑衍文也瑑瑑玉貌落落石貌

有衆材而後有興興也者衆材之總名也苟
一一而數之蓋廼衆材合而後成興若無衆
材是無興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
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蓋廼庶民
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興
雖美矣非衆材之小不能自爲美也侯王雖
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貴也故爲侯王
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瑑瑑如玉落落如石
也蓋玉貴而石賤局於一隅而不能屈伸變
化者也此與上節但就貴高而言而不復及
得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
一者大氏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
子詳言貴高之
故蓋戒之也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爲本。蓋不復則

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反者道之所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蓋不弱則不可以久。必沖和濡弱而後無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爲用也。

天下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卽此

義也。橫渠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解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爲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爲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

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覩有者今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爲道

夫道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類音類。○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絲節也。知道

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

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於平易。

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若有窒礙而不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德之至高者必知雄

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必和光同塵。反

若汙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

小而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偷苟且。隅也。渝變。

也。建德者。無為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真者。去

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

之可。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

辯。

名大惟道善貸且成。

大器晚成不若小而速成也大音衆音之本反

寂寞而無聲也。大象衆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也。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者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曰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

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萬物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

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

植物則背寒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吳幼清

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人

此沖氣為用廼為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人

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嚴君平曰微寡

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

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則就其冲和故益益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之則遠其冲和故損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梁亦強也木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眾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此為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為最切也老子以為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

變文叶韻也無閒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
勝而至柔爲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
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
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
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事治此聖人誠信之
至德自然之成功也若夫教必言而後從事
必爲而後成其所爲甚勞其所及甚寡去聖
人之道遠矣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
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
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
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
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
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

貨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多猶重也

世之人不知貴已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徇物老子閔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為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為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

是故甚愛必大

費多藏必厚亡

承上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彼未有一兩存而無害者也甚

愛名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費必大矣多藏貨者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嚴

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

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閔浩大尊寵窮極莫

大乎生萬物陳列奇珍寶金玉珠璧利深

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

有之已多
以進之有損

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僑長溢困民貧國
憂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
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
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
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
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
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者也。豈有無求而有辱乎。知止者懼後
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也。豈有知幾而
至於危殆乎。之二者廼可以全生。可以盡年
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成而速毀盈而速竭由遽恃其

盈成而不知持之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

故能不毀而常成大盈必守之以沖故能不

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

躁勝寒靜勝

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動則陽生故勝寒靜處則陰生故勝熱清靜無為

也為天下正猶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謂

為天下法也聖人之德至無為而極故可以

為天

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

却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歸也天下有道諸侯各守其國不相侵伐

故退却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

天下無道列國兼并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

戎馬不歸育於國中

罪莫大於可欲

傳曰夫

是於可欲

足

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凡物之可欲者延罪戾之本也

禍莫大於

不知足

無厭之心禍之府也韓非曰人無毛羽不衣則不能犯寒上不屬天而下

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

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

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

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

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貪得者必不免於凶。咎大其身亡其家，然此特凡人之患耳。而爲道者尤不可不慎也。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外物本不屬已。夫焉得而有之？故欲得者適自喪而無欲者乃真得也。蘇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惟不知此是以欲得而不知足也。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

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遠者對近之稱少者對多之稱本在於內乃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也知一操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

見而名不爲而成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吳幼清

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右第四十七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為道者

貴約故去健美黜聰明務日有所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矣

損也者損私心而反無為也然人之私心甚多雖日損之

未能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以至於無為也至於無為則同乎道矣內而

聖外而王天下之事皆其度內耳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即無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為自化清靜自

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右第四十八章

善
德信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聖人本無心其有心也以百姓

心爲心而已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上承

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有不善不信也其施於人一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否信誕遂亦二三其德也蓋其爲德所謂至善至信矣若遇人則不善不信吾亦懷斯心以應之是衆人則淺薄之事君子且莫肯爲况聖人乎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

耳目聖人皆孩之

樂音帖渾上聲○慄慄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

誕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爲此不唯躬自凖而已亦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爲天下渾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爲聖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百姓之知不測聖人之道也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

生死者相對之物也有生則有死矣故人一出於生則卽入於死古

人有言凡人惟欲斷死不知斷生亦猶老子之言是也此性命精微之理學者宜致思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任其生而稍久淹者生之

徒也傷其生而速夭折者死之徒也世俗之悠悠者舉不越斯二者之間矣

人之

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

此世俗之中貪生而不知道者也之適也動輒也生生者求生其生也人之貪

生者本欲適生然輒適於死地者是何趣福而反得禍也蓋以其自私自利過於求生其

生而不知更近於死也列子有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亦此謂也夫悠悠

生死之徒既汨沒於變化之域而有意於久生者亦終莫逃於死地所以然者由未聞出

生入死之說耳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

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攝詩也上言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是十分之中總爲九矣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所處也無死地者由無生也由無生斯無死地矣由無死地斯物莫之能傷矣夫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苟非其人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疾走之跡外則來猛虎之患矣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許六反下同○道生之

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氲物之
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
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
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
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
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為爾管子曰虛無無形
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
物

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以

道之尊德之

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物無生而貴者如天
子之尊貴必命於天

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
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

也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並上聲○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爲之母天

下之事廼從此出皆其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復扶又反下同○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

有不知則羣疑未亡也。或有知其髣髴者固
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遠哉。惟得母
以知子者斯能無所不知矣。然得其母者豈
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
守其母則舍本趨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
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能雖窮海內不足貴也。
沒身不殆夫守其母者固深根固
抵長生久視之道也。○落絡通

塞其兌

其門終身不堇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易曰

兌為口塞其兌使內者不出也。閉其門使外
者不入也。如是則澹然無為何勞之有。若開
其兌而濟其事由是動之。見小曰明守柔曰
死地而終身不可救也。見小曰明守柔曰
強。事著而見其智不能知微也。此見小之所
以為明乎物壯而不變其力不能常勝也。

此守柔之所
以爲強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
謂襲常
光者明之發心之感通之用也明者
不發於用顧用之太過而不知復反於本縱
其情而害其性是自遺其身殃也以感通爲
斯須之用以退藏爲真常之本則於內外動
靜之理得之矣襲重也此日用之常而復有
常道存焉
故曰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介然小

曰介然之有施張大也老子自言使我少有
知識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爲畏也後世之俗

世除
世虛
田甚蕪

大氏習於夸詐故老子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自謙之甚以深警之
好去聲○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

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
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除潔好也盛修宮

務本而無畜積故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

田甚蕪而倉甚虛
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服文采帶利劍厭

財貨有餘兼并不均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
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聖人之道

室惡衣服非飲食務農重穀利必均
布貧富不相耀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吳幼

清曰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愚謂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而流澤遠也

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

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修之身也修之家以下並

同真真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徧也吳幼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老子云修之邦其德乃豐蓋漢避諱改作國唐初聚書最盛猶

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今按韓非解老正作故
修之邦下文以國觀國亦作以邦觀邦云故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天下觀天下衆人之理卽一人之理也故以
吾之身可以觀衆人之身有道
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真譬之他人夫豈
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
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下天
無二道也聖人知天
下以此道知之爾

右第五十四章

朱子曰人皆言孟子不排
老子老子便是楊氏愚謂

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得其一偏者
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

而已邪至於宅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
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為主聖人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
之學不盡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
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
其師而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
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

螫音釋攫厥縛反搏音博○含懷也
比類也赤子始生兒也吳幼清曰毒

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
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

擊觸
日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

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嘍和之至也

子峻

雖反號平聲嘍所嫁反嗑音益○峻赤子陰

也號啼也嗑咽也嘍聲嘶也蘇子由曰無執

而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嘍故知心不動則

氣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物不至者則不反知和者可以長久

故謂之常知常者是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為知道故謂之明

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為可也益

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為妖孽而禍其生矣氣

本沖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

物壯

以心而動氣是迺剛強而暴其氣矣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承上心使氣曰強而言解見上篇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隱無名知道者默而識之爾榮華其言蓋不

知道者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是謂玄同承知者而言玄同者大不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

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飲人以和又不可得而疎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含德之厚又不可得而害也不羨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辱又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為天

下
貴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為治有體故治

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

上二句特發端以况下句耳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設問以起

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禁罔疏闊天下安有忌諱哉忌諱多

則民觸法抵禁失職者眾故彌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昏亂也人

皆敦本業而不趨末雖有利器無所用之其多利器是交驚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民誠素樸豈有作淫巧者哉由民多技巧故多

奇袤無益之物皆亂天下之具耳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平世則法

令愈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苛法以防下下巧法以罔上則姦軌寢長而盜賊多有也四

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為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也

故聖人

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也聖人無為固有不言

之教而百姓翕然自化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好去聲○聖人好靜民亦

無為無為則自正矣

我無事而民自富

上多事民必廢其私業能無貧

乎故上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上有所欲民皆趨之而矯

飭之行作矣故無欲而民自樸
韓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音悶

門○悶悶察察解見上篇
淳淳愿慤也缺缺殘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孰知其極極終也禍兮福所倚指其

今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
者或始若為禍孰知其終為福或始若為福

孰知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祆民之
終為禍

迷其日固久復反也奇衰也承上言禍乃為
福而福乃為禍將禍福其無正

邪良由在人正者反以為奇善者反以為祇
是人之顛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
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為政者大氏以道
化為迂濶而甘心於刑名鏤薄之術矣民之
迷其日久豈不信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歲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劇姑衛反。廉稜也。劇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

聖人之治雖至公至明而不失含弘寬厚之體。不爾則剋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

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

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

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

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德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略放於道家因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

負謗於後世遷不得
辭其責矣○礪音核

治人事天莫如嗇

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

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櫛秸事天之
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爲道無

所不

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

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

極可以有國

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
不足之患而豫爲不足之計故

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克勝
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無所不

克其國未可量也故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
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

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又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有國，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離如字。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抵，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嗇，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嗇之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

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

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
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
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
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
養之方足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
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
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
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
施功愚謂朱子之言所謂得之而不盡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

治大國當如是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謂鬼臨也鬼謂鬼神神

謂靈爽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不善鬼無明威故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覆解其鬼不神也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上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傷人清靜不擾是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

右第六十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為下

下流為下並上聲以下或下並去聲○下流江海也交會

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也蓋下流者處於衆水之下然以其卑下故天下之水皆歸之是以爲天下之會也牝之爲物不强於牡然牝者常以其柔靜故勝牡由以靜爲牡之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

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下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

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

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國欲兼畜人

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

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
事人者此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
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爲下也王
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
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
之故曰大者宜爲下也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猶

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得此道猶懷寶於身。則能無所往而不利。不善人始失此道。及其懼禍以圖存。然後保守於道。亦能轉禍而爲福。言道之在天下善與

不善皆蒙其利。所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

以爲萬物之奧也。人行去聲。○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人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

上之。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言

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不可遽以爲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

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雖有拱壁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

馬陳於外。而執拱壁以將命。故曰拱壁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壁。駟馬此世之所謂

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古之所以貴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如也。

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

下貴

夫求者恒難得有罪者恒難免故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固未能遂其所求免

其有罪也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罪則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此古之人所以貴夫此道也

右第六十二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爲無爲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

爲無爲之事也引而伸之文辭之體耳嘗爲之說曰夫無爲則非爲也而曰爲無爲者何哉原夫老子以後世之好有爲而反喪其自然也於是教之以無爲其曰爲者政所以爲

夫無爲耳。旣爲無爲，豈復有一毫之作爲哉？然則從事於道者，固不可執乎爲而背乎無爲也。夫心愈爲則心愈亂，國愈爲則國愈擾，德愈爲則德愈不真，道愈爲則道愈不近。爲之之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數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昔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大小多少，報怨以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德

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

圖難於其易，爲大

於其細。

以上皆言有道者之行，下

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凡難事非遽難也。

蓋起於易而積漸以至於難故圖難者必於其易無以易而慢之使將來之事不可為也。大事非遽大也蓋起於細而積漸以至於大故為大者必於其細無以細而少之使遠大之功莫能成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未嘗為大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言許人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舉此一事以況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圖難於其易

合抱之

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此言為大於其細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

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無為之理為之執之

皆妄也故為者敗而不可成執者失而不可得因而無為故無成與虧委而無執故無得

與喪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

幾平聲○幾近也常人見事之將成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轉而為敗矣

慎其終如慎其始斯能底於成而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復反也。聖人欲不欲者
無欲以爲欲也。難得之
貨。則棄之。而不貴。學不學者。無學以爲學也。
衆人之所過。則反之。而不爲。夫難得之貨。非
性命也。固外物也。衆人貪其所無用。而敝精
神以求之。賤已貴物。惑之甚矣。聖人但貴無
欲。而不貴彼也。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衆人不
因其真。而妄加作爲。以害之。背醇樸而事智
巧。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人務反衆
人之所過。惟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
作爲也。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慧者

源也古之善為治者非以明民其智慧固將愚之使之以明民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民之愚也質樸之性尚未失故教

令為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

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

之者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為智造偽

而為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

之難治以其多智當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

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

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女效偽益滋故曰以智

治國國之賊也。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

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楷。模。式。法也。衆人之言爲國也。以爲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擇術。未可以治人也。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夫惟不用智。然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

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

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

此章之指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王之為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海故江海為百谷

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百谷之下為能善下百谷耳

是以聖人欲

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清曰

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

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人性陵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

後人是以雖處人上人欣戴之不以為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傷害之心是以

天下樂推而不厭

推奉也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害則人雖推而不樂

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

天下樂推奉之而終不厭歟也以其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

下人後人是不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是天下莫

能與之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

是亦一物而已。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者愛物而不敢忍傷之也。

為天下先。處於衆人之後也。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

舍後且先。死矣。長舍並上聲。慈故能勇。猶言仁者無敵。儉故能廣。節用。

則有餘也。不敢為天下先。則天下皆推先之。故其成器為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

又也。非慈非儉非後。此危道也。況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衛護也。慈為三寶之首。特

覆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
勝而守必固言慈爲人之所助也慈者不傷
物其德能動天也天將救其危殆亦以慈
衛之不使敵人傷之言慈爲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善用兵者爲之下

士吳氏以爲古者車戰爲士是也善爲士者尚德不

尚勇善戰者恬澹爲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以起下文耳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敵人自服若夫興師動衆角智力而僅勝之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其力不爲用善用兵者能爲人下然後得人是謂不爭之
之權心而天下皆樂爲之用也

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不爭之德應善

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人而言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勿清曰爲主肇兵端以伐人

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爲兵首但爲應兵雖爲應兵而亦

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敵遇寧遠退以避敵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

臂仍無敵執無兵

行上如字下音杭○無行

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兵猶不用也禍莫大

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幾平聲○哀卽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

喪吾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

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凡老

子之言固易知而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蓋不明道德之意也

言有宗

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此言莫能知莫能行之故

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無

稽而言也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

此明得失然否之辯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

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

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庶幾其能行

之矣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

能知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

玉

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迺足貴也若使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

貴矣被褐懷玉喻人莫能知也
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
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

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
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上
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卽此意也不知
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
矣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
無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以之言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
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

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

黃帝爲知言○唉音哀

夫惟病病是以不

病

妄知者性之病也知妄知爲病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之病矣

聖人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

妄知之病爲病故妄知之病去矣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之屬大威大可畏者謂

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

欲以為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撝罪大而不可

解而大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毋

畏者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通禁

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可狹

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

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屑老子言此特以寤

夫世之齊民使之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

之間也况於王公卿士稟賦優而夫惟不厭

居處崇者可無戒谿壑之欲乎夫惟不厭

是以不厭不言不狹省文也衆人厭其所生

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而得害求

安而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廼可厭也惟
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
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
彼取此見賢遍反○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
命不自衒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
人不安土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
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
此謂去衆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惡去

聲○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害
謂殺天道好善惡不善勇於敢者廼天之所
惡故有害而無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
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
也敢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
自來自來繚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繚音
繚緩也謀計筭也天道不與人爭而靡人不
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速召而自來
裕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
多幸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有若疏而不密
而爲惡之人
無有能逃也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為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而已曾

不知愚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

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甚疎矣本朝太祖

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

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

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

本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

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

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

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

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

金丹之術也於戲我太祖蓋天縱大聖人

者故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亶聰明作元

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謂矣若使民常畏死而

言其利博哉老子之謂矣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邪也言若使民常畏死而為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為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為惡者不變則民之

不畏死亦明矣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

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斲音卓○

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為能殺人唯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租也取民多故民

食不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有上

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民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

貴生。賢愈也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

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

脆輒也徒類也人生則柔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強直和氣去之矣

草木之生死亦然以此見堅强者乃死之類柔弱者乃生之類也

是以兵強

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拱通○

共拄也荀子曰強自取拄兵強者則敗止常為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拄常為衆木之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拄音主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高者抑之四句言弓人為弓調適弓幹使

之相稱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

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

有道者

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逆天而不平惟有道者明於天

道廼能推已之有餘以奉天下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見賢遍反。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

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具有以躬享佚樂

爲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已。聖人爲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爲謙。天道當如是爾。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凡物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强而堅强者皆受其

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弱之勝强柔

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正言若反

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能行柔弱之事蓋以剛強為榮

而以柔弱為可耻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告之垢耻也垢耻不祥眾人所不能受也樂受之而不校惟柔弱者能之以其柔弱而制天下之剛強故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曰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以霸呂后不報嫪書之辱而匈奴和親即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為庸人今聖人之言迺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

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
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
曰民約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讎
既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讎者司約治之
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
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卽怨也無怨安
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
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
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
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
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
和而內未忘也○調平聲難去聲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者兩書一札同而
別之左契所以與右

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
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

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
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
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
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
知矣○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謂徹法以公
予與通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
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
人也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

使有什伯之器謂下國之民但共

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

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

之

復扶又反○民淳事簡復還上古之俗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樂其俗

甘其食以其食為甘也下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不外慕也司馬

溫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為甘美安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

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望平聲○相望相聞言其至近不相往來

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

願得小國以試
焉而不可得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
虛飭也善者不辯善其事

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
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

聖人無積既以為

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積藏也聖人以
其道而為人以

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
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

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道育萬
物有利而

無害聖人道濟天下功成而不居此與上文
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卽聖人聖人卽
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也抑此三者推其極
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卽其切近則人皆可
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爲書之大指是以二篇
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
哉
虛深

右第八十一章

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爲劉向

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氏其白來遠矣故
諸家注本多從之王輔嗣司馬公本雖不
分章廼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
平分爲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爲六十八章
予觀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段次之離
合皆有意義嚴吳所分蓋不逮也要之八

老子集解
十一章者
近之矣

老子集解下

老子考異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
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寢
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衆其書
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
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
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已意所
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

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
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別求之諸本云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

作下一
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之治

一無之
治二字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一無
矣字

第四章

或不盈

或下一
有似字

第七章

故能長久

久一作生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

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

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

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

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一無此句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

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一無

二者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並有於字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有兮字

第十五章

豫兮若久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兮字儼若

客渙若冰將釋

一作儼今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

安以久之

久一作動一作安以久動之

故能敝不新成

故一作是以一作是以能

成敝復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

各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

親之一作親而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一無下其

信不足有不信

信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

猶兮其貴言

一無兮字

百姓皆曰我自然

一無皆字曰一

作謂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

慈一作子

第二十章

如春登臺

一春字在登下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作僂僂

沌沌兮

一作純純

我獨若昏

若昏一作昏昏

忽若晦寂若

無所止

一作晦

一作海

一作澹兮

其若海

飄兮

似無所止一

止一作漂兮其若我獨異於人而貴食下
海鵬兮若無所止有一於字一作
而貴求食於母而貴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飄上一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者下一重出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

道者二字

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一三亦字下並有樂字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

作於一在

第二十五章

強為之名曰大

一作強名之曰大

而王居其一焉

無一

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柰何萬乘之主

柰一作如輕則失臣

臣一作根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

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故物或行或隨

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

善上一已下一

有故字

不敢以取強

強下

一有果而勿強

一作是果而勿強一焉字

作是謂果而勿強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無之勝而不美而美

之者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是樂殺人也一無也字一作故不美也

若美必樂之樂之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可下

以字一偏將軍處左偏上一有言以喪禮處

之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一句不萬

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一民莫之令而自均民一作人猶

川谷之與江海

與一作於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

一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

愛養萬物而不

為主

愛養一作衣被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焉一作之為一作知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以其終不自為

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

柔弱下一並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

不欲一作無欲

天下將自正

正一作定

第三十八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一作處其厚不

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有萬物

一以生一其致之一也

一無一也二字

谷無以盈

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

竭下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二句下二句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侯王自謂孤

寡不穀

謂一作稱

故致數輿無輿

數輿無輿一作數車無車一作

至譽無譽無致字

數譽無譽一作故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

之一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類

類一作類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

一無或字

我亦教之

一作亦我教之一作亦我義教

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

糞下一有車字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

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一無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一禍莫大

於不知足在咎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無之
莫大於欲得下一無
矣字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上一有

故字常上
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

德一作得

無矣字

德信矣

德一作得

無矣字

惻惻為

天下渾其心

惻惻下

一有焉

字一作歛歛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

一無亦字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命一無夫字

作爵

成之孰之

作一

亭之毒之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得一作知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而民一作民甚

財貨有餘

財貨一作

資財

是謂盜誇非道哉

盜誇下一重出盜誇二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五十四章

修其身其德乃真

之下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

第五十五章

終日號而嗟不嗟

而下一無嗟字

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下三句上並有亦

字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哉下一有以此二

字

第五十八章

淳淳

一作醇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二所字上一並

有之

民之迷其日固久

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

久矣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

謂一

一作復

深根固柢

柢一作蒂

第六十章

聖人亦不傷人

下人字一作之一作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一無下牝字以靜為下

一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為之下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

為下一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

一有也字有罪以免邪罪下一無何字有可字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一並有之字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

破一作泮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

故無失

一無是以二字
一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楷一作並作

楷能一作常

然後乃至大順

一作乃至於大順
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一民

作人必以一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並作以其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道一無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一無也寶而持之實一作保一故能

成器長作其一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

一無敵字
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

仍一作仍

輕敵

幾喪吾寶

敵下一有則字

故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

加下一有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

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

至下一有矣字
大威至矣無則字

無狹其所居

狹一作狎
雇一作安

第七十三章

繹然而善謀繹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有常有司殺者殺殺一無下夫

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

殺者是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者一無

一作希不自
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以其生生之厚

上生字一作求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

草上一有萬物字

強大處下

強上一有

故字強大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

補一作與

損有餘而補不足

一無字孰

能有餘以奉天下

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其不欲見賢

邪一無邪字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勝一作先是以聖人云是以一作故人
字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有上一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下一有伯人字雞犬之聲相

聞聲一
作音

老子考異

